

紀念與研究

第五輯



勤學苦練的故事

陝西人民出版社

李世南

江碧波

勤学苦练的故事

霍松林 编著

江碧波 插图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 86,000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300

统一书号: R 10094·210 定价: 0.38 元

前 言

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遗愿，是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号召，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就需要大批既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又具备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材。因此，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便是摆在我们每个青少年面前的庄严任务。

当然，在学习的道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克服各种困难，才可望取得优异的成绩。在这方面，我们先辈的革命者和当代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首先要向他们看齐。此外，如果用批判的眼光看看某些历史人物是怎样学习的，也未尝没有好处。为此，我利用业余的零碎时间，编译了四十来个古人勤

学苦练的故事。

古人，特别是古代出身贫寒的人们，要想学些文化知识，真不知要比我们困难多少倍！

比如说：在今天，我们不但买书很容易，而且，全国各个城市乃至某些村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向每一个人敞开大门。古人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和虽已发明、但还不够进步的年代里，多少人苦于无书可读。王充是每天跑到洛阳街上的书铺里读书的；而这，只有在象洛阳那样的大城市里才能办到。所以更多的人是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跑到很远的地方东求西借。而那些藏书之家，又往往不愿出借。于是，或者象匡衡那样，给人家当苦工而不求报酬，作为借书读的交换条件；或者象宋濂那样，说尽好话，约定很短的限期，还一本，借一本。好容易借到书，转眼就要归还，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日日夜夜地抄。而抄书的工具，又远远不象今天这样好、这样容易得到。孙敬“缉柳”抄书，路温舒“编蒲”抄书，董谒拾树叶抄书（《洞冥记》），秦起宗的父亲削柳木片子抄书（《元史·秦起宗传》），任末“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拾遗记》），葛洪则砍柴换纸，抄了正面又抄反面。当然，

古时候也有皇家藏书处，但能够象东汉黄香那样，看到皇家所有藏书的（《后汉书·文苑传》），固然绝无仅有；就是能够象唐朝阳城那样，在当时一个主管经籍的机关里求得一个职务，而借机读书的（《新唐书·卓行传》），也极其罕见。

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如果挤夜间的时间学习，一般都是坐在银光灿烂的电灯下的；即便在偏远的农村，照明也不成问题。而古人却没有这种幸福。顾欢燃糠（《南齐书·顾欢传》）；侯瑾燃柴（《后汉书·文苑传》）；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借光；范汪燃薪写书（《晋书·范汪传》）；任末或者映星望月、或者烧麻蒿以照字；郝珍则摹仿匡衡的老办法，穿邻壁以取烛光，被邻家加上小偷的罪名告到官府（阙名《求邻壁光判序》），康廷之等好事之徒还拟了《求邻壁光判》，说什么“情非窃伏，事涉穿窬”，主张给他“记过”。

又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要说在各类学校中求学的人课内有老师讲解、课外有老师辅导，就是在工农业战线上和其他岗位上工作的，也不会有在自学中遇到困难而无人帮助的痛苦。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然而实际上也是一种幸福。而这种幸福，正是许多古人难以梦想的。郑玄千里迢迢地跑到关中，

求人介绍，拜到马融门下当学生，整整三年，还没有见到老师（《后汉书·郑玄传》）。宋濂似乎比郑玄的遭遇好，他负笈曳屣，冒着烈风大雪，跑到百里外“执经问业”，没有费很多周折就见到了“乡先达”的面。但那“问业”时的情景，也使人看了不很舒服。至于顾欢，那就更艰难。要进学堂，出不起学费；不进学堂，又没有自学能力。于是只好在学堂外面徘徊，等到里面开讲，就将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偷听（《南齐书·顾欢传》）。贾思伯和他的弟弟思同，拜北海阴凤为师，总算亲聆教诲，学了些东西；可是在“出师”的时候因为拿不出酬金，被那位“恩师”恶狠狠地剥去衣服、扣下被褥（《北史·贾思伯传》）。

以上所谈，还是比较枝节性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农民中的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和屈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五五页）这是的确的。资本主义如此，封建主义也和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看看古人的学习条件，再看看我们的学习条件，怎能不由衷地歌颂我们的党、歌颂我们的新社会？又怎能不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而鼓足冲天干劲，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攀登社会主义的科学文

化高峰？

有些在工农业战线上和其他岗位上工作的青年，有时喊叫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的确，“志士嫌日短”，一切热爱工作和学习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时间充裕的感觉。然而，且不要说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就算单指读书和写作而言，工作再忙，也还是可以挤出时间的。不妨再看看古人：路温舒边放羊边读书；朱买臣在担柴赶路的时候读书（《后汉书·朱买臣传》）；儿宽带着书锄地，休息时摊书诵读（《汉书·儿宽传》）；沈麟士“织帘诵书，手口不息”（《南齐书·沈麟士传》）；董遇利用“三余”（冬天、夜间、雨天）读书；孔子祛“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南史·孔子祛传》）；欧阳修利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进行艺术构思，写了不少好文章；陶宗仪在田间耕作休息时著书，日积月累，写成了几十卷的《南村辍耕录》；吕思礼“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则读书”（《周书·吕思礼传》）；曹操、孙权、吕蒙、蒋钦等都相当忙，但都挤时间读书，学问很渊博。

鲁迅说得好：“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问题是：每当比较忙、比较累的时候

候，很容易这样想：“今天算了吧！明天再挤时间学习。”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放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个今天了！为此，明朝人钱鹤滩作过一首诗：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这首《明日歌》，的确值得听。

当然，对待一切文化遗产，都应该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态度，万不能原封不动地硬搬。对待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也是一样。

就根本问题说，我们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习的。学习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古人自然不是这样。他们刻苦学习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扬名声，显父母”；有的虽然很强调“治国平天下”，但所谓“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不过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效忠。例如范仲淹，他做秀才时便“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争取实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利益；但照顾人民利益，也还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以达到巩固封建秩序的目的。

学习的目的性问题，实质上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古人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立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

和这个为什么学习的问题相关联的是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

古人学习，也有比较重视实践的，但一般地说，主要是掌握书本知识。他们认为读书越多，就越有知识；而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至于生产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们根本瞧不起。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另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这两门知识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所以，我们既要学习业务知识，也要学习政治理论；既要书本上学习，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而从书本上学习，也必须和我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要善于将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

古人刻苦学习的某些具体表现形式，也无须去模仿。例如苏秦刺股，孙敬悬头（《楚国先贤传》），刘峻烧发（《梁书·刘峻传》），沈峻以杖自击

（《梁书·沈峻传》），邵雍数年不就枕席（《宋史·邵雍传》），这种肯下苦功的劲头儿是可取的，但是做法却迹近愚蠢了。又如高凤：他老婆在院子里晒了麦子，让他看守，以免鸡吃；他拿了竹竿立在麦旁，却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直到天下暴雨，漂走麦子，浑身上下也淋得象个落汤鸡，还没有发觉（《后汉书·高凤传》）。顾欢也和这相类似：他爸爸打发他到田里去赶麻雀，他却见景生情，坐在田边作《黄雀赋》；赋作完时，谷穗儿上的粮食也快被麻雀吃完了。这种虽说好学、其实误事的书呆子作风，在今天更不应该提倡。至于象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后汉书·桓荣传》）、室昉“二十年不出户”（《辽史·室昉传》）之类的“两耳不听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的做法，如果搬到今天来，不用说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对待这些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也应当象对待一切文化遗产一样，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这么一段话：“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

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才可能很好地运用这些遗产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不胜枚举，这里只选择了四十个比较著名和比较健康的，加以编译（前言中提到的故事，大半没有编译；凡提到而没有编译的，都注明了出处）。有些篇接近古文今译，有些则类似故事新编。这几个故事，没有按时间先后排列，而是根据内容上的特点编排的。

读者在阅读编译的故事时，往往想了解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散见于各种古书之中，搜集起来相当麻烦。因此，每篇之后，都附录了主要的原文。原文中有些词句，比较难懂；所以又加了些注解。读了编译的故事，再参考注解，对照着看看原文，在提

高阅读古典作品的能力方面，也会有些帮助。

这本书中的若干篇，原是六十年代初响应敬爱的周总理狠抓“三基”、大练“基本功”的号召而写的。当时的《西安晚报》，曾辟《奋勉集》专栏，陆续刊登；接着，天津人民出版社又编为《古人勤学故事》，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当万恶的“四人帮”疯狂反对“四化”，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这册微不足道的小书也被罗织了种种罪名，遭到禁锢。然而，人民的意愿是不容违反的，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民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又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奔腾前进了！在新长征的号角声中，我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对原有各篇作了修改，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重新编排，改名《勤学苦练的故事》，供新长征途中的青少年作为借鉴，勇攀科学技术高峰，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霍松林

一九六三年十月写成

一九七九年一月修改

目 录

前 言	(1)
路温舒编蒲抄书	(1)
承官牧猪听讲	(3)
匡衡佣作借读	(5)
王充书肆读书	(9)
皇甫谧“带经而农”	(12)
葛洪燃薪抄书	(16)
郑虔柿叶练字	(20)
王冕放牛听书	(23)
陶宗仪辍耕著书	(26)
“悬梁”与“刺股”	(30)
黄霸狱中学习	(33)
邴原负笈游学	(36)
董遇“三余”勤学	(39)
“囊萤”、“映雪”和“映月”	(42)
“墨池”和“笔冢”	(45)
祖莹夜读	(50)
范仲淹“断齑划粥”	(53)
司马光“警枕”夜读	(57)

刘恕“发愤忘食”	(61)
陆游“书巢”博览	(67)
宋濂冒雪求师	(72)
白居易改诗	(76)
周昉改画	(82)
孔子学琴	(85)
韩愈“提要钩玄”	(88)
韩建认字	(91)
欧阳修改文章	(93)
徐光启钻研科学	(98)
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	(105)
顾炎武“学以致用”	(114)
阎若璩疑古	(121)
戴震善问	(125)
马锦学戏	(130)
柳敬亭学说书	(134)
师旷论学	(139)
子路受教	(142)
张良进履	(145)
乐羊子妻断织劝学	(149)
吕蒙“长而进益”	(153)
周处自新	(157)

路温舒编蒲抄书

路温舒，字长君，西汉巨鹿东里人。他少年时代，就热爱学习。但是，家里很穷，父亲又担任看守里门的职务，没工夫帮家里劳动；他只好打消进学校的念头，每天赶上羊到野外去放牧。

放羊的时候，本来也可以读书；可是，自己没有书，该怎么办呢？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

有一天，他赶着羊群来到池塘边，看见那里长着一丛丛蒲草，又宽又长。他灵机一动：“这不是很象古代抄书的竹简吗？”便采了一大捆背回家，切成一般长的片子，编联起来。然后向人家借了书，挤时间抄写。抄完了，便带到野外，一边放羊一边读。读完一本，再抄一本。

学习了一段时间，获得了不少知识，便请求到监狱里做小吏。乘做小吏的机会，又刻苦钻研，摸熟了当时的律令，因而被提升为狱史。县里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找他出主意、想办法。

路温舒由于刻苦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又注意现实，了解监狱里的全部黑暗，因而能够引古

证今，向汉宣帝提出尖锐的意见。在意见书里，他抨击了狱吏的罪恶，希望汉宣帝“崇仁义，省刑罚”，“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这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后来他做临淮太守，也卓有政绩，替人民办了一些好事。

原文

路温舒，字长君，巨鹿①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②，编用写书③。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④，县中疑事皆问焉。……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久之，迁临淮⑤太守，治有异迹，卒于官。

——《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

注

- ① 巨鹿，郡名，秦代设置，西汉仍之，在今河北省境内。
- ② 牒（dié 蝶），较小的竹简。
- ③ 编用写书，编起来用它抄书。《梁书·王僧儒传》里有“照萤映雪，编蒲缉柳”的话，其中的“编蒲”就用的是这个典故。“缉柳”则指孙敬在太学“编柳为简以写经”的故事，见《楚国先贤传》。
- ④ 狱史，狱中的属官。
- ⑤ 临淮，西汉时郡名，郡治在今安徽省盱眙县西北。